

印學今義

今賢

義學

印學今義序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治印一道。古人鄙爲雕蟲。然餘力學之。猶賢博奕。予於印學。少即酷嗜。廢學以來。遂以此爲究心之務。披覽古今論印之作。與秦漢古今印譜鐘鼎書契陶泥諸製。少有心悟益。以服習愈知。印雖小道。確有奧義存乎其中。世人瞽學自作。不典。蛇神牛鬼。貽笑方家。比比皆是。稍進亦不過拾元明之緒餘。縱送於蹄涔之水。不知天下復有海濤也者。印學一途。莽生荊棘矣。竊謂茲事今日。精研正易。古人所見者少。故極力爲之。不過至雅正而止。吾生雖晚。而璽印碑版出土。日廣鐘鼎彝器真本。滋多書契陶泥。古所未見。其所以助我者。何限。復承各派競進之後。取長棄短。益我又。

自無窮光大發輝不可無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之想昔孟子法先王
荀子法後王非必陋古榮今實世界進化之理宜爾也懷寶迷邦古
人所戒刻印雖是藝事亦文學之支流正不得以藝人緘悶自小而
古人論印諸書其足以召人不流於鄙異者又尠乃就所得作爲是
書世多同志願與一討論之

戊午清明節後瀋陽王光烈識於千石印室

目次

宗主第一

旁通第二

名式第三

派別第四

棄取第五

選材第六

著墨第七

配置第八

運刀第九

功力第十

宏博第十一

款識第十二

補助第十三

潤色第十四

宗主

秦漢以前無印

秦漢印章爲古
今印家之先河

昔劉彥和作文心雕龍。首以宗經。治印於秦漢璽印。猶爲文之於六經也。六經以前無文。秦漢以前無印也。古鉢存者無多。自當以秦漢爲始。印章之用。古爲符節。所以示信。通典以爲三代之制。以金玉爲印。取璽載於周書。佩印見於六國。然傳世者尠。莫資考証。自秦傳國璽始見著錄。字用大篆。眞僞猶莫辨也。宋元明印譜。類集古印。惟木刻者多。寢失古意。清世秦漢印章出土者衆。各家集印。眞品頗多。於是世人遂識秦漢印章之眞面目。所存古鉢尤足見三代遺意。舉大小各鉢。秦之朱文。漢之官私各印。方圓奇正。變化無窮。章式邊欄。於焉大備。欲究印學。此先河也。宋元印家。雖本於說文小篆。頗尙朱文。然其精能雅正處。正

治印各派皆源
於秦漢

數典忘祖之弊

取法乎是有清中葉印家蔚起派別攸分而漸得其方皖得其圓各
具一體遂以名世歙派董巴諸家純擬秦漢作印乃純樸有古氣鑿
鑄各印摹擬最難惟趙悲盦獨得其意推爲近代大宗吳缶廬爲今
世泰斗印刻多用秦篆然非深得秦漢鈐印之純樸亦未易造此可
知作印一事皆須從秦漢入手大成以後或造其一體或神其變化
或備其形式或具其精神百變止不離其宗自學宋而弊古意日失
祇奉說文爲圭臬竟鄙漢篆爲紕繆數典忘祖末流之弊僞狀百出
懸針柳葉鐵線滿白滿紅爛銅急就九疊諸名蟲鳥鸞鳳蝌蚪等毫
無根據之文以訛傳訛牽強附會刻印一事遂成魔道名匠尙不如
此自命印家而隨波逐臭寧不可羞唐韓昌黎作古文歸本六經遂

起八代之衰。世之有志印學者。其以印學之昌。黎自命。勿沿流逐末。以自小也。

旁通

作印須博取旁收

夢英十八種偽作不可信

古文必本之六經。然周秦諸子。六經之支與流裔也。故爲文必旁參諸子。以會其通。書法必宗諸閣帖。然六朝碑誌。閣帖之補助參攷也。故學書必兼及碑誌。以宏其趣。漢印如文之六經。書之閣帖。固爲治印家之宗主。然非博覽金陶諸文。祇從漢印用功。終不能宏其旨趣。則博取兼收。實其要也。淺學之流。眼孔如豆。又好作古。以唐人有五十六種書法之說。附會夢英之十八體。乃集龜作畫爲龜文。故作屈曲爲蟲篆。巧畫形狀醜態。百出附會。剿說毫無所據。亦印學之厄也。

吾生古後。闕失頗多。非經目覩。豈得妄作。一經附會。遂失古意矣。所幸有清以來。出土古物存字甚多。宋元諸人所未見者。吾輩多見之。正是吾人治印一好機會。於此不思有所會通。祇拘故論。寧不可惜。茲舉現存及發現諸種器物文字。可資旁通者於後。學者能於此求之。則於印學大有補益也。

金文 三代漢人鐘鼎彝器。泉布鏡鑑等。及秦權詔版。皆金文類也。自薛尚功作鐘鼎款識。爲金文見於著錄之始。然刊版不精。傳鈔者多。字畫多失原意。不足據也。清阮文達繼之。摹畫尙精。稍識古意。後之作者頗多。亦較前爲精。然究以吳憲齋所爲之說。文古籀補爲空前絕後之作。以吳氏見真器獨多。作書深得鐘鼎神意也。其所書論

補論語孝經三種爲佳

古文較鐘鼎尤

陶量文可見秦篆遺意

語孝經兩書頗可用爲摹本。至能搜集原器拓本。更爲精善。而近來影印各種物。美價廉。亦可購備。

陶文。陶器制作甚樸。皆三代文字。前清以來。出土日衆。文字較鐘鼎尤古。多爲製器人名。及主祭人里氏。字簡而意遠。劉鐵雲著鐵雲藏陶。所載頗多。雖是石印本。亦有古意。近吳石潛爲遯盦古陶存。粉紙墨拓。尤爲精品。羅叔言著秦金石刻詞。所載陶量。亦可見秦篆遺意。

甲骨文。甲骨文乃古龜甲獸骨。其上所刻之文字。於清光緒間始發現於河南湯陰。丹徒劉氏拓付影印。始傳於世。近經羅叔言精加攷釋。定爲殷代王室遺物。所載皆貞卜文字。字體與鐘鼎少異。亦有。

可悟古人刀筆之意

三代古碑以石鼓爲最

唐篆不足法

秦篆以琅琊石刻爲佳

漢三闕篆體有古意

吳天發神識亦可取

可以互相發明者。筆畫細健。純出刀刻。可悟古人刀筆之意。羅叔言影印殷墟書契精華考。釋頗精。又可名爲書契文。

古碑及漢碑額文。爲文必先習字。爲印必先習篆。此定理也。倉頡大禹之書。見於閣帖。然摹畫多失古意。嶠嶠禹碑。字畫粗獷。亦出後人僞造。欲求三代古碑。自以石鼓爲最。宋拓存字尙多。明拓次之。薛尚功摹入鐘鼎款識。字多謬誤。不足據也。小篆以上。蔡爲最。唐人玉筋。後起不足法。斯篆以琅琊石刻畫粗神完爲篆書極品。泰山二十九字次之。會稽刻石。嶧山碑。皆後人摹本。字畫圓細。誤於唐人。然結構尙有斯翁遺意。漢碑隸書爲多。三闕篆體尙有古意。吳天發神識。字體方健。無圓細陋習。亦可取。此外漢篆不多見。惟漢碑額中間有。

漢碑額爲秦篆

嫡派

祀三公碑多存

篆體

古磚瓦當文古

意盎然足爲作

印之助

之雖稍雜隸體然自是秦篆嫡派清何竟山有雙鉤本可資摹寫此
外若祀三公碑由篆變隸尙多存篆體可爲作印之助至魯孝王石
刻字雖少自是真石亦可借識古意

古磚瓦文古篆既不可多見則殘磚碎瓦存有文字者古意盎然
亦足爲作印之助古磚瓦當文字極精清世出土日多各金石家著
錄亦衆以載入金石索者摹畫爲精近更各著專書而羅叔言瓦當
文字刻本更佳可資摹擬若得原器拓本購備臨摹更爲無上妙品
此外錢范文字亦可畧備一格

泥封泥封於金石諸品中最晚者清道光初始出於巴蜀趙益甫
寶字訪碑錄誤認爲印范未明封泥之用劉鐵雲著藏陶始謂古人

古印封以紫泥
與今日之火漆
似

各種文字與作
印之關係

以泥封苞苴。上加以印。海寧王國維著簡牘檢署攷。攷證益詳。蓋古
人用印。非以今之印色。皆封以紫泥。用陰文印於其上。其文凸起。適
成今之陽文。今日所用之火漆封口。與此正類。歐人於西域得古函
牘。往往封泥俱存。可爲確證。印本以羅叔言玻璃版印齊魯封集存。
字畫無異拓本。爲最精品。

以上數種文字。不啻古人真迹。非如後人附會自作可比。如能備置
瀏覽。自於印學。有無量之裨益。如鐘鼎彝器。泉布文字。可用擬古璽。
及秦朱文印。鏡鑑。秦權詔版。於作秦篆印時。亦多輔助。陶文。甲骨文。
多利於古鉢石鼓。亦然。秦漢碑與碑額文。皆足爲秦篆之助。磚瓦文。
字。於作漢印時。頗可假以神其變。至泥封。尤爲漢印嫡派。用作朱文。

印章不得謂爲
圖書以印章鉢
三名爲正

今日刻印可施
鉢字

自然純古。皆不可不夙爲習服者也。若融會貫通。自爲一派。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則在個人之才力精能而已。

名式

論語曰。必也正名。印章。今稱之爲圖書。圖書之名。古用爲珍藏書畫之用。世俗相沿。遂以印章爲圖書。此大謬也。印章之名。自以印章鉢三者爲正。鉢爲古人作印通稱。自秦始皇製傳國璽。祇天子稱璽。一名曰寶。臣庶不得用之。歷漢迄清。印章用鉢者尠。即此故也。今日國家共和。人民平等。此等忌諱。當然解除。則摹擬古鉢鉢字。自可沿用。印所以昭信。公私皆可用。或用私印以別之。亦有用印信。唯印者不足四字。可加一之字。章亦印也。漢時列侯丞相大尉前後左右將軍。

私印亦可用章字

半印非後起

封信印以封完
印信或單一
字爲古雅
引首押脚未可
濫用

印皆用章。於是後人有謂章字祇可用之官印。不可用之私印者。實亦不必拘此字印。漢時即有之。如翁伯長卿仲孺之類。甚多皆字印也。有謂此所以別行次者如今行一二之類亦可備一說所見漢印中有子真印。其爲梅福之字無疑。則字印正非後起。齋堂館閣印始於唐李泌之端居室別號印始於宋盛於元明。家世名位亦有刻作印者。收藏鑑賞印用爲珍藏書畫之用。唐宋時亦有之。至於書柬印。秦漢時書簡內外通用一名印。然漢印中亦有白記白牋白疏白事等印。用備一格。未爲不可。若封信印。漢印中印信封完十六字印。或單一封信字。至爲古雅。護封謹封等印。皆俗不可取。引首押脚印。或用齋館名。或引用成語。亦謂之閑章。實爲後起。以古時祇有日利長年等語也。如必須用時。所引詞語要以。

臣字取謙卑之

意

父字氏字用於

字印不用於名

印

鄉里名字爲一

印古亦有之

單字名不可用

通文

渾成風雅爲是至用時無上款用引首有上款用押脚亦未可濫施
外如臣字印古取謙卑之意非對君上而言今日未始不可用必欲
剷除專制名稱不用亦可父字印則用於表字之後如某某父氏字
印古用爲表字如某氏某字不用印字亦通例也至合鄉里名字爲
一印漢印中有常山南行唐陳鴛印信右扶風丁潛印趙襄國宋諺
字子義等印古亦有之然須配合穩協否則難免鄙俗至於印式雖
極不一然自以古雅爲上名印宜於四字如姓某名印或姓名之印
或姓名印信皆可五字起於漢人官印漢用土數數五不足五字者
以之字足之如某某某之印之章某某之印信私印等自可沿用三
字印須右邊一字左邊兩字迴文印二字名可用單字名不可用恐